



■ 谢和赓

1947年10月,国共内战进入关键时刻,蒋介石催促在国外的卫立煌回国,让他去接替陈诚所担任的国民党军在东北的主帅职务。迫于蒋的压力,卫立煌只得就任。此时,赵荣声已由安徽回到上海,他在南京时遇到了表兄张友鸾《南京人报》报人),帮了几天忙,却遇到了叛徒袁晓轩。为了甩掉这个“尾巴”,赵又来到兰州,找到时任甘肃省主席的郭寄嶠,郭安排他到西北日报社担任社长。1949年,兰州解放前夕,兰州学生发动了旨在反对内战的学潮。当时郭寄嶠拟武装弹压,幸亏赵荣声从中周旋,向郭寄嶠力陈利害关系,终于和平解决,避免了一场流血事件。

4.“右派”经历

新中国成立后,赵荣声被安排在工会系统工作,最初担任全国总工会文教部负责新闻发布的工作。由于他没有任何介绍信可以证明自己 是党员的证件,全总机关的党总支让他写简历交组织审查,但赵认为自己奉命做统战工作十余年,卫立煌却以“东北剿匪总司令”身份成为战犯,又逃往香港,他自感有负党的嘱

托,没有完成党的任务,也没有任何成绩,所以只写了一份检查,而党总支也没有承认他的组织关系。此后,赵荣声被调到工人日报社工作。反右运动后期,由于赵荣声卧底的那一段历史处于秘密状态,无人知晓,在反右运动的重灾区工人日报社,他“理所当然”地被划为“右派”,下放山东,实行改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赵荣声得以恢复名誉。离休前,赵荣声是中国工人出版社的副社长。1995年,赵荣声因病去世。

谢和赓:红色秘书的特别潜伏

谢和赓,1912年生,广西桂林人。他是一位更具传奇性的人物,当过许多人的秘书——冯玉祥的秘书、吉鸿昌的秘书、李宗仁的秘书、白崇禧的秘书,甚至是蒋介石大本营国防会议的秘书,以及国民党中央军委的秘书,等等。说到他的卧底经历,还要提到他的二哥谢铁民。谢铁民是广西中共党史上的著名人物,是广西学生爱国运动的领袖,在1927年蒋介石实行“清共”时英勇就义了。哥哥的影响和遭遇让谢和赓很早就确定了自己的人生方向。

1.奉命打入桂系势力上层

谢和赓早年在北平中国大学读书。1932年底,面对“九一八”事变之后的国难,他毅然投笔从戎,奔赴察哈尔抗日前线。翌年3月,他经冯玉祥部队中的中共人士宣侠父的介绍,秘密加入共产党。在抗日同盟军中,谢和赓是一个三等兵。由于表现出众,他被吉鸿昌委任为上尉秘书

兼司令部教导队教员,还先后担任过冯玉祥和吉鸿昌的秘书。

察绥抗日同盟军失败后,党组织派谢和赓潜回广西,打入桂系势力的上层,宣侠父也随同谢和赓去对桂系上层进行统战工作。行动之前,中共北方局向谢和赓交代了工作原则:一、站稳脚跟,调查和研究桂系上层的军政情况;二、设法争取接近李宗仁、白崇禧;三、秘密开展发动全国抗日的宣传和鼓动工作;四、每月或两个月写信给天津吉鸿昌(其时已秘密加入共产党)的饭店经理,随便说几句无关紧要的话,不用真名,作为与组织的联系方式。当时谢和赓的代号是“八一”,他只与宣侠父保持单线联系,直接受周恩来和李克农的领导。

在南下前,谢和赓手持吉鸿昌的信函,上泰山拜见了冯玉祥,冯玉祥也为谢和赓写了一封介绍信。冯玉祥还答应给李济深写信,请李济深向李宗仁和白崇禧推荐谢和赓和宣侠父。此前桂系在崛起和反蒋的过程中曾得到过冯、李的支持和帮助,于是看了他们的介绍信之后,李宗仁和白崇禧便对谢、宣有了一定的信任,决定留用二人。

1934年冬,谢和赓被派任广西工商局研究员及建设厅工商科一等科员。不久,他起草了一些计划和章程,其内容基本迎合了当时桂系标榜“自治、自卫、自给”的所谓“三自”政策,受到李宗仁和白崇禧的嘉许。随即,谢和赓被授予一枚第五路军总部的特别出入证章,凭此无须经

岗哨通报,便可随意出入李、白的住处。谢和赓感到时机已成熟,遂多次向李宗仁和白崇禧推荐同来的宣侠父,称其此前在黄埔军校以文武双全著称,又擅于做联络工作。于是,宣侠父被委任为广西绥靖公署上校咨议。谢和赓和宣侠父在桂系站稳之后,常常在工作之余去邕江江畔的临江花园秘密接头,彼此交换对时局的看法,商量应对之策,并向中共党组织汇报有关情报。

2.建议白崇禧接受蒋介石“共商抗日大计”的邀请

1937年8月2日,蒋介石电邀白崇禧赴南京共商抗日大计。当时鉴于桂系与蒋介石嫡系的历史恩怨,以及对形势的判断,李宗仁等反对白崇禧应邀前往,白崇禧举棋不定。谢和赓连夜写信报呈白崇禧,建议白崇禧应以民族利益为重,迅速赴京,如此才能实现全面抗战,而桂系也如此才能打出广西,并提高在全国民众中的声望。白崇禧读信,深觉其言之有理,遂决定如约飞赴南京,并要求谢和赓一同前往。

中日大战在即,白崇禧赴南京就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谢和赓则被白崇禧任命为其身边的中校机要秘书,职责系处理日常文件和函电。不久,白崇禧又推荐他就任大本营国防会议秘书,其职责为在秘书长张群手下进行国防会议记录和办理相关事务。是年10月,日军业已开始向南京迂回靠近。谢和赓根据敌我综合情况,总结抗战以来的正反经验,写成一份建议

书——《全民性全国军事总动员纲要》。建议书写就后随即通过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李克农将文章转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时报呈白崇禧。白崇禧读后大加赞赏,并采纳了其中的一些意见,将其归纳为后来流传为抗战名言的“积小胜为大胜,以时间换空间。”李宗仁得知后也赞不绝口。不久,谢和赓又被破格提升为上校。

11月,淞沪会战国民党军失利,上海沦陷,随即日军急攻南京。就在南京沦陷之前;谢和赓随指挥部开赴战时临时首都武汉。

在武汉时,白崇禧又让谢和赓写了一份《军队政治工作与众群众政治工作之关系》的讲演稿。为此,谢和赓找到了李克农,请求党组织提供相关的材料,随后请埋头研究和起草,写完后又经李克农转交周恩来审阅。周恩来随即认真审阅,并进行了较大的修改,主要是以白崇禧军训部长的口吻,避免了在政治训练的原则和方法方面与中共过于相似。不久,根据这篇谢和赓起草、周恩来修改的讲演稿,白崇禧向其部师以上干部和师级政工人员进行了训话,产生了良好的反响。

3.在桂林和美国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谢和赓随第五战区司令部撤往广西桂林,此时,由洪深、金山率领的上海抗战演剧二队也来到桂系所辖的第五战区宣传,而此前该队在南京时,谢和赓曾奉命探望,他对演剧二队的人员已非常熟识,特别是对队中的女主角王莹,更是别具情怀。

爱:外婆和我

殷健灵



28.终于白天了

我时常想象她的漫漫长夜。目送她走进房间,仿佛看见她走入深不可测的黑色巷道。一个人,缓缓摸索,寻找明亮的出口,直到曙光来临。她的长夜自然是辗转难眠的。人如果活得很老很老,上帝会慢慢剥夺她残存的活力,直到不能听、不能睡、不能吃、不能动、不能想……你目睹那个过程,从心痛不忍、难于接受到理所当然,偶尔心中泛起酸楚。

夜对她来说真的是长。一觉醒来,往往子夜刚过,她却并不知晓几时几分。她趿拉着拖鞋,在各个房间走动,厨房、浴室、阳台……她按动墙壁上的开关,啪嗒,啪嗒,一下,一下,又一下。偶尔,她借着射进屋内的月光爬上楼梯,来到我的卧室门前,轻轻转动门锁。这些声音或许细微,但在夜的衬托下,却异常清晰。常常地,就惊起了梦中人。我打开门,她站在门口,茫然无措地说一句:你爸妈他们呢?有时,就只是沉默地看你一眼,转身,慢慢下楼去。她用双手死死抓住扶手,抓得很紧,只听见她松弛的皮肤与木头之间胶着摩擦的声音,吱——吱——终于白天了。她安静地站在窗口,或者坐在阳台上眺望远处。说“眺望”也许太奢侈,我们居住的地方已经少有眺望的空间。她的眼神穿过楼与楼的夹缝,望向远处的马路。梧桐树掩映下的马路,上面有车来车往。“往东去的车子比往西去的车子多。”她有时自言自语,有时也对我说。望累了,她低下头,微闭眼睛,进入她白天的梦。我想象她的梦,却全然无所得。那里,大概也是一片孤漠吧。

开船

开船啰!我从后面拦腰将外婆环抱住,起劲地却又小心地推她朝前走。她穿了厚厚的棉袄,从下到上一样粗。我仿佛抱了一个枕头,又安心又妥帖。她呵呵地笑起来,小心,小心跌倒!嘴里却幸福地提醒着。借了我的力,她挪动一双缠过足脚,果真轻快了许多,步履也有了节奏。小心,小心,要跌倒了!她笑着,步子又快了一些。小时候,我也是这样跟在她后面跑吧。只是那时,她用不着我抱。她

来火车站接我,提了我的行李袋,拼命挤上拥挤不堪的公交车,把我护在千暖的胸前。她那时就已经是个老太太了,却还是步履矫健。我跟在她身后,害羞地低着头,在邻居们的目光里走进弄堂深处。我恨不得快点逃离那些目光。

外孙女来啦?邻居阿婆道。来了!她快活地答,声音又脆又亮。我跟在她身后。在淡金色的余晖里,望见她年老却依然轻捷的背影,她的身体微微前倾,仿佛要努力去接近一个目标,宽松的黑色绸裤被穿堂风刮得瑟瑟抖动。她的手臂好长哦,而且有力,手中的行李似乎并没有拖累她的脚步。我需要小跑才跟得上她……开船啰!我从后面箍住外婆,轻轻推着她往前走。她其实还不需要我推,她能走。只是,站起时,身体要打晃儿,好像一株根基松动的老树。她需要镇定片刻,似乎在思考该迈左脚还是右脚,方能郑重地移出一小步。走一段路,下一次楼,上一趟厕所、吃一顿米饭,在年轻人眼里理所当然的平常事,在她,都渐渐成了一件大事。给我系一下围巾……每天晨起,她都拿着那条黑底绿花的丝巾走到我或者母亲跟前。我或者母亲就会将那围巾在她脖子上绕上几圈,打上一个小松的节。帮我解一下围巾,我解不了上面的结……

每天睡前,她都像个孩子一样,好像想起了重要的事情,从她的房间返身出来,走到我或者母亲跟前。我或者母亲就会不厌其烦地帮她解那个并不难解的结。她享受着这个过程,享受女儿或者外孙女的手在她的颈间缠绕,那片刻含蓄的亲昵,那似有似无的搂抱……她不知道,其实,我也好喜欢在后面抱住她,轻轻推着她走。开船啰!我看不见她皱缩的脸,看不见她混浊的眼睛。我只听见她的笑:要跌,要跌倒了哟!

写给你的话

我把外婆的故事和你分享,你是否会觉得突兀与隔膜?是的,假如身边没有一个很老很老的人,往往很难理解这些故事。但是,每个人都会老。我们可以改变很多事情,唯有年老的进程无法改变。幸好,这个过程是未知的。我希望你有时能驻足于这个令你感到惊叹的世界,体会你从未有过的感觉——自己的感觉,亲人的感觉。只要你想,随时都可以重新开始。相信我。

9.他们选中了蔡振华

许绍发特别欣赏蔡振华的品格和胸襟。调皮捣蛋的蔡振华在被许绍发“别有用心”地任命为队长后变化很大,不仅关心集体了,而且也严于律己,显示出他有当头儿们的潜质。

但这时,一个巨大的打击落在这位连续两届获男团冠军的主力身上:在第37届世锦赛后,国际乒联公布的新规则几乎是针对蔡振华的球拍和打法量身定做的:球拍的两面必须是不同颜色,用倒板来迷惑对手的战术完全失效。这样,蔡振华的运动生命基本上就被室息了。排名世界第一的蔡振华在队内的位置一落千丈,从团体和单打的名单上消失了。第38届世乒赛,只报了他和江嘉良参加男双比赛、他和曹燕华参加混双比赛。

这样的失落放在一般年轻人身上是很难理智对待的。但许绍发却看到,蔡振华能放下冠军的架子,帮代表团和主力队员干些杂活儿,并当上了陪练。在飞机上,他亲眼看见蔡振华给熟睡的新科世界冠军江嘉良盖衣服。他联想到许多事:蔡振华第36届世乒赛一炮走红后,曾写信给他所在的江苏体工队支部领导李宗汉汇报思想,要求他们“千万别把我当成世界冠军看”,“继续像从前那样严格要求我”。在回家的火车上,他主动把下铺让给一位老人却不露姓名,有人认出了他,老人的儿女给报社写信,此事才曝光……

许绍发从自己投身乒乓事业十几年的经历中领悟到,如果说好的道德修养和磊落正派的胸襟对一名运动员来说很重要的话,那么这对一位教练员来说就更加重要。因为一名运动员影响的可能只是个人及其周围几个人,而一名教练员影响的则是几十个人甚至几代人!也许在许绍发心中,早已有了把担子交给像蔡振华这样有很大潜力的年轻教练的想法,所以在他即将辞职时,向徐寅生、李富荣力荐他相中的这匹黑马——蔡振华。

英雄所见略同,许绍发的推荐得到了徐寅生、李富荣的支持与采纳。李富荣找到蔡振华,对他说:“大都辞职了,男队你接不接?”此时,没有人比李富荣更深知目前男队主教练的分量和压力了。这个岗位本来压力就大,而

现在的压力增加了几倍;这个岗位本来就有风险,而现在风险更大。他们选中了蔡振华,但此时此刻,蔡振华是否有勇气和魄力来挑这副担子呢?

蔡振华没有让他的前辈失望,他痛快地答应了。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蔡振华开始搭班子。他首先想到的是恩师杨光炎。他认为杨指导是一位很有创新精神而又多谋善断的人,如果当年不是有幸遇到他,自己就不会有今天的成绩。蔡振华经过深思熟虑,作出了一个令圈内人吃惊的决定:割舍恩师留下李晓东。此外,蔡振华邀请上海队总教练陆元盛和青年队主教练尹霄加盟。前者是赫赫有名的削球手,世界冠军;后者虽没拿过世界冠军,但有创新魄力,有能力,也是爱球如命。加上杨光炎推荐的吴敬平,五人的班子总算搭好啦!

蔡振华上任后大刀阔斧,分秒必争。蔡振华和教练组决定从队风抓起。而摆在他们面前的这个队伍,可以用三个字来概括:散、懒、虚。一是散。心散神散目标散,想出国、想赚钱,就是不想打世界冠军。二是懒。训练怕吃苦,加量就叫苦,不仅身体懒,思想上更懒。三是虚。胸中无志气,打球没杀气,比赛没霸气。

为了研究下一步技术上的创新之路,教练组把40年代以来所有的录像资料观看了一遍,寻找六、七十年代实用性很强的技术,然后商讨如何在此基础上吸收新技术,制订多套方案,再逐条落实到训练中。

令蔡振华吃惊的是,在看技术资料时,队员们不时地对欧洲选手发出阵阵“哇——”“哇——”的惊叫赞叹声,就连王涛、马文革这样的主力队员也一个劲儿地自叹不如,仿佛这辈子只能望其项背而无力超越了。蔡振华气得站起来说:“瓦尔德内尔这种高水平的球他自己一辈子也打不出几个!你们再看看马文革的比赛,也有这么高级的球!”没有了大目标,训练时哪里还会全力以赴?没有扎实、科学的训练,又怎么能打翻身仗?!有一次,蔡振华很偶然地发现了队员的“热点”——打麻将!队里好多队员在晚上熄灯后聚在一起打,其中包括主力队员。还有吸烟,也在暗流涌动。以上种种,蔡振华称其为“精神综合征”。

乒乓中国梦

李玲修 王鼎华
走进蔡振华团队

